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庚巳編 第四卷

○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，故海州人，生元至正甲辰，入國朝成化癸卯，已一百二十歲，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。自其少時，志慕養生，辭家走四方，求名師無所遇。入蜀，聞雪山有異人，往投之，見老人披氈衣，臥深洞中石牀上，其長三尺餘，五官、手足皆如嬰兒，士能拜下，不答，因為之執役左右。老人不飲食，坐側一囊，所盛類乾麵，時取啖之，或掬飲澗水一二升。士能留數日，所糶米盡，跪而乞食，老人分囊中物與之，苦澀不能下嚥，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。居三年，勤苦不懈，老人憐之，一旦謂曰：「子可以語道矣，然子得之當出山，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。」遂示以攝形煉氣之要，學成，辭出。又久之，乃來居濟寧。日常不火食，惟啖棗數枚，或菜數莖，飲水少許而已。白髮被頰，肌膚如童子少婦。其初人不識，後乃稍稍異之。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，往見，問姓名大驚，曰：「聞吾祖言，吾上世有叔祖，實名士能，好道出家，不知所終，翁是乎？」問以家事，所言皆合，於是日往候之。州人聞而有所餽者，士能皆辭不受。宣有同官往，欲受其術，士能望見曰：「爾聲妓滿前，日事妄作，非吾徒也。」謝之。其人大慚，乃上疏言狀。朝遷下山東守臣，俾乘安車入京，得見上，賜寶籙遣歸。士能被召時，篁墩程先生知道其地，聞州人說其履歷如此，因往謁焉。士能所居城東僻處，老木深巷，敗屋數間，屋中臥榻外無長物。與客言，多靜坐寡慾之說，坐久瞑目閉息曰：「老僕無能為，朝廷過聽而召之。僕豈知道，但習靜日久，近日乃與人接，大敗吾事矣。」問以元末國初事，曰：「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。」後三年丙午，吾蘇楊南峰先生以使事過濟寧，微服訪之，見士能著白禪衣坐木榻上，扣其所以致壽，曰：「無他術也，但平生不茹葷，不娶妻，不識數，不爭氣耳。」先生為之歎息而返。要之其人，蓋有道之士雲。

○王主簿

張氏據蘇日，胥門有王主簿者，故元官也，平日所積俸賞頗厚。主簿感傷寒七日死，既葬，二子析產，求其貲不得，疑母匿之，以咎母，母無以自明，終日喧競。主簿對門有徐姓者，商於遠方，歸至金山，泊舟五聖廟下。黎明時起，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，皆衣白，中一人則主簿也。徐故與王通家，主簿其父行也。未知其死，揖而問曰：「丈何緣來此？」主簿前曰：「君來甚善，吾正欲有所懇也。吾在此數日矣，來時匆遽，不及處分家事。吾有薄貲若干，藏臥榻中板下，二子不知，乃與母競。又有分書一紙，藏匣中，置房門簾楹上，君為我語之。」又密謂曰：「君歸告吾家人，早晚有大兵到吳城，城中人當大半死，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。」徐唯唯，恍然登舟而別。歸到主簿家，見其妻說曾相見狀，妻怒以為妄語。徐具道所以，二子聞之，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，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，家人神之。因與徐俱挈家遷於杭。不兩月，而天兵圍吳矣。

○人魂出遊

葑門有百姓為里長，以索役錢，適齊門錢萬李橋，暑月從一童奴早行，少憩人家簷前。奴坐階下，有頃便熟寐，主亦頗思睡，朦朧間見一小兒戲舞於奴身，俄下地，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。良久，主蹴奴不起，至溪邊掣其板，兒還不能渡，臨水彷徨，仍置板原所，乃得過，復還上奴體而沒，遂醒。主詰之，云：「適夢乘橋入一苑中，喬木千章，戲游甚適，及歸，被人掣橋板，幾不得渡。」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。

又嘉定有土人嘗訪一僧，值其方睡，因坐榻前待之，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，蜿蜒至地。其人異之，取幾上小刀插地，蛇至其側，如有所畏者，俟拉起，乃復行。其人唾地，蛇銜食之，出戶外水潭中，偃仰久之，再再過花藥欄，仍尋舊路登榻，自鼻竅而入。僧睡覺，為其人言：「適夢出行，遇盜植刃道上，幾不能免。見道旁水如甘露，食之甚美，浴於海中，樂甚，乃入花園，游適而返，不知何所感也。」其人唯唯，竟不告以所見而罷。嘗聞人魂能出遊，以此二事驗之，信然。

○肉芝

癸酉春，長洲漕湖之濱，有農婦治田，見湖灘一物，白如雪，趨視之，乃一小兒手也，連臂約長尺許，其下作聲唧唧。驚走報其夫，夫往看亦甚疑怪，掘之，其根不可窮，乃折而棄之湖。嘗讀《神仙感遇傳》云：「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，類如人手，肥潤而紅，烹而食之，逾月發再生，力壯貌少。復值道士顧靜之曰：『神氣若是，必嘗仙藥。』指其脈曰：『所食者肉芝也，壽等龜鶴矣。』」然則漕湖之物，正此類耳，乃不幸棄乎愚夫之手，惜哉！

○鄭灝

裡人鄭灝，嘗娶後妻，設席既罷，失去一銀杯，重數兩。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，欲自明其非盜也，相率列名書狀為誓，投之城隍神祠。灝止之不得，亦不復覓杯。一日，灝倚門立，少時入內，忽仆地，家人掖以登榻，四肢已冷，獨心下微暖，環守之，至半夜乃醒，問所以死，搖手不對。天明乃言：「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，勢甚猛惡，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，將入避之，皂及門，徑前捧吾曰：『奉命勾汝。』便以索縛吾頸，驅出行數百步，抵城隍廟。有白衣老人立門外，見呼吾名，皂令老人相守，先馳入報，復出引入，跪於庭。神坐殿上，厲聲叱問以投誓之故。頓首謝不知，神愈怒，曰：『憶失銀杯事乎？此杯是汝孫盜耳，如何誣妄他人，致其干擾官府！』吾再拜，具陳非己意，神呼之前曰：『汝孫盜杯以質錢於汝家之東銀匠鋪中，今猶置架上，爾欲見之乎？』顧一卒，令取杯示之，真吾家物也。良久，神怒稍解，曰：『今姑放汝，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干人鞫之。』吾但拜不已，俄又聞殿上傳言曰：『既人眾，且不推究，但要汝去與眾人說，令他知過。』因放出門，乃得活。」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，杯果在架上，其孫所質也。諸人聞而怖畏，亟詣廟陳謝，猶惴惴，彌月乃得自安。

○蔣子修

南京監察御史蔣欽，字子修，有剛直名。正德初元，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。方夜屬草燈下，聞篋篋間鬼聲戢戢。子修自念此疏一上，具擿奇禍，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覆念後胤，欲以尼吾事乎？因起視曰：「倘是吾祖宗，何不厲聲告我。」言未畢，聲四振於壁。子修歎曰：「吾業已委身，義不得顧私，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，亦均於不孝矣。」因奮筆曰：「死耳，不可易也。」聲遂止。疏上，與同官皆坐逮，被杖創甚。諸人或迎醫飲藥，子修獨曰：「吾得死所矣。」竟不療治而卒，天下傷之。子修，吾蘇之常熟人，弘治丙辰進士。

○黑魚

相城劉浩嘗晝寢，夢一黑衣人前立，白衣者數人隨之，拜訴曰：「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，今為君家所獲，幸垂仁相舍。」驚覺，甚疑之。是夕，家奴網魚者猶大黑魚重數十斤，又有數白魚差小，以獻浩，浩悟前夢，即以足蹴諸水中放之。

○青虎

劉瀚者，浩弟也，平生未嘗素食。嘗夜夢一虎，毛色深青，來逐已，被齧腰間，痛而寤，汗流遍體。及明，視腰間有五齒痕，青腫，出血成瘡。因持齧設醮三年，乃瘥。

○黃長子

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，患膈氣，不能飲食，亦不知飢，積數年益甚。一日，入齊門訪醫，行至吊橋少憩。有道人亦來坐橋上。民因嘔吐狼藉，道人憐之，問所苦，具言疾狀，道人曰：「我能醫爾疾。」傾葫蘆中紅藥一丸，如大芥子，令吞之。少頃，民覺胸膈甚快，分所攜器中數餅為謝，道人受之。因以手撫其背，復吐前藥，仍納葫蘆中，循橋側而去。民至醫家覺飢甚，索食，視器中則其餅故在，大異之。自此宿疾頓平。意道人為仙，不然亦一奇術士也。

○雄雞卵

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雞生一卵，如雀卵大，甚以為不祥，後亦無他。

○沈鐘

嘉定江東沈鐘者，病革時尻後冀出一人，長寸許，兩目、手足肢節無不畢具。後數日，鐘死。

○雞精

陳元善，蘇之婁門人，情度瀟灑，尤好奉道，多學為請仙召將諸術，自稱法名洞真，往來嘉定，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。嘗寓談氏，其家畜一雞已十八年，元善方與主人語，雞自庭中飛至其前，舒翅伸頸，遂死於地。夜宿書房中，有女子款門，笑而入，自稱主人之女，慕君曠達，故來相就。元善視之，姿色絕妍麗，問其年，曰：「十八矣。」遂留與狎。自是晨往暮來，荏苒且經歲。女間自言命屬雞。元善每有所如，女輒隨至，意稍疑之而不能絕。每一來，覺意中昏沉如醉夢，去則灑然。以語談氏，主人驚曰：「吾家安有此女！至比鄰人家，亦無之，必祟也。且彼雲年十八而屬雞，以今歲計之，生肖不合，獨吾家所畜雞，其年正如此數，將無是乎？」陳用其技，書符咒水，欲以辟之，女來如故。或密藏符於懷袖間，女輒知之，怒曰：「爾乃疑我！」以手挾而反覆撲之，俟符墜地，則奪去。或教其以《周易》一冊置裹肚中，女至，撲之再三，終不墜，乃捨去。一夕，與數友同宿王櫛所，相戒無睡，以覘其來。夜中，眾聞元善叱罵聲，起視，見其身憑於牀，類交合之狀，已而遺精在席上。元善如夢覺，眾大噪逐之，見帳頂一黑團作雞聲，飛出窗外。乃相與延術上結壇，召將吏遣之。女見元善謝曰：「無逐我，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。汝送我不可至井亭，懼為井神所收，當送我於野地耳。」如其言，以符水、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，自是遂絕。

○如公

嘉定僧如公者，嘗晝假寐，夢至蘇城楓橋北裡許，渡板橋入一家，瓦屋三間，飲饌滿案，已據中坐。有婦人前立，年可四十許，展拜垂泣，少者數人侍立於後。有頃進餛飩，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。及醒，乃覺飽且喉中有餛飩氣，怪之。後以事至楓橋，順途訪之。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，入門，几案陳設皆夢中也。有少年出迎之，扣其家事，云：「父死矣。」其死忌之日，正僧得夢日也，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。

○戴婦見死兒

長洲陸墓人戴客，以鬻瓦器為業，頗足衣食，止生一子，極愛之，衣裘飲博，恣其所需。子年十六，得疾，臥牀褥者半年，醫藥禱祠，百方不效，子竟死。夫婦痛惜，厚加殮葬，誦經建醮，費又不貲，家具為之一空，猶念其子不已，終日哭泣。一日，有媪拿舟艤岸，款門而入，不忍其夫婦之悲哽，因進曰：「死生常理，何悲如此？然翁姥愛深難割，今念令嗣者，亦欲一見之否耶？」夫婦掩涕謝曰：「長逝之人，永沉冥漠，幽明隔越，安有見期？如媪之言，非所敢望也。」媪曰：「若然，亦易事耳。」驚喜扣其說，媪曰：「吾將引到一處，即當見之。然翁姥不須俱行，以一人往可也。」戴喜，即令其妻偕入舟，媪戒不得妄窺。鼓棹如飛，食頃到一處，市廛中居民稠密，媪導以登，遙見其子立米鋪中，方持概為人量米，望見母來，即趨出拜母，喜可知也。子言：「見今為此家開鋪，正念母，欲一見。母姑留此，吾入報主家，令相迎也。」即奔入，媪招母入舟，以箬篷密覆，漾舟中流使潛窺之。其子少選便出，裝飾大畏，儼一牛頭野叉也，四顧罵曰：「老畜安在？渠少我債二十年，尚欠四年未滿，今來，我正欲報人執之，恨少遲，令得走卻。」含怒而入。母伏舟中不敢喘，媪謂曰：「已見之乎？」放舟復還故處，述所見於其夫，自是悲念始息。尋媪舟亦不復見矣。

○玄壇黑虎

吳俗喜鬥蟋蟀，多以決賭財物。予裡人張廷芳者好此戲，為之輒敗，至鬻家具以償焉，歲歲復然，遂蕩其產。素敬事玄壇神，乃以誠禱，訴其困苦。夜夢神曰：「爾勿尤，吾遣黑虎助爾。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，汝往取之。」張往，掘土獲一蟋蟀，深黑色而甚大。用以鬥，無弗勝者，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。至冬，促織死，張痛哭，以銀作棺葬之。

○錢蛇

豐都熊存為予弟子遠說：其鄉一村落中，有蛇出為患，不知所從來，其大如碗，長數丈，惟以齧雞雛、竊飲食而不傷人。人求而殺之，不可得。村中僧寺有隙地，一人賃而藝為圃有年矣。一旦，執鋤耘草，見巨蛇蜿蜒而至，亟運鋤斲之，蛇鑽入穴中，僅傷其尾，而鏗然如擊銅鐵聲，就視之，乃散錢數千布穴口。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，呼妻及弟並力掘之，深丈許，得錢一缸，約數十萬，悉擔歸於家，頓成富人。蛇自是不復見矣。